

# 《不说话的爱》： 无声世界里的爱与力量

■ 张艳



《特别的你》是中国首部孤独症群体纪录电影。



《向阳·花》讲述“社会边缘人”的故事。

近日，由沙漠执导，张艺兴、李珞桉领衔主演，并有多名听障演员参演的《不说话的爱》在各大影院热映。影片改编自导演2022年创作的同名短片，深度聚焦于听障群体的日常生活，进一步突破了残障题材电影创作的模式化，不仅呈现出聋人父亲与女儿在无声世界中的温情守护，而且深入探讨了听障人融入社会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，呼吁公众对听障群体投入更多的关注。



《不说话的爱》海报。

种层面上体现了整个社会对残障人子女心理状态应有的态度。片中口齿伶俐的小主人公被迫到学校后，沉默不语，她以此来表达自己无声的反抗。她长期和听障人士生活在一起，她在这样一个“无声的世界”中成长，平日里肯定经常见证着“有声世界”对“无声世界”的误解和偏见，自然也就很难建立起对“有声世界”的信任与向往。这让我们发现，残障人与健全人之间，巨大的社会鸿沟也具有某种“遗传性”，必须有赖于社会机制的强制介入。

## 泛类型化的探索与得失

回顾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残障题材电影史，残障题材的影片基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固化着以下三种叙事模式，“身残志坚，终成大器”的励志模式，将残缺的身体作为苦难的象征模式，将残障人的生存境遇理想化处理的模式。诸如1992年谢晋导演的《启明星》，1995年黄健中导演的《中国妈妈》，1997年陈国星导演的《黑眼睛》，2000年孙周导演的《漂亮妈妈》，2000年宁敬武导演的《无声的河》，2009年薛晓路导演的《海洋天堂》，2012年陈苗导演的《星星的孩子》等。这些影片虽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残障人生活的真实处境，无法真正唤醒公众对残障人的正确认知。

《不说话的爱》和近10年来的残障题材电影一起，不断突破着早期同类型电影的叙事陈规，以《推拿》《无名之辈》《宝贝

儿》《小小的我》等影片为代表，改变了以往同类型电影的刻板化叙事，尽力还原残障人真实的生活境遇和复杂的内心世界，进而完成了残障人形象从他者到主体的转变。

《不说话的爱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泛类型化上的探索，将残障题材和犯罪题材结合，不但平衡了残障家庭亲子戏的煽情调性，而且拓宽了残障题材影片表达现实的广度和深度。我们都知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会有诸多不便，但其实这样的认识都是虚浮的，《不说话的爱》触及了一些未被充分讨论的社会议题，它将观众一把拽进了听障人的世界，揭示了听障人与世界链接的方式如此单调而微弱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的选择少得可怜，而且很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“工具”。正如影片中阿梅说的那样，他们又听话又好骗。

当然，影片的这种泛类型化探索并非天衣无缝。《不说话的爱》在串联两种题材的处理中，对叙事节奏的把握还欠清晰，诸多细节的呈现未能更为精准地刻画出鲜活而独特的人物形象，对听障人所面临的社会性困境没有充分展开，从而影响了影片现实表达的深度和人文关怀的强度。

影片中小马问木木，“好听的声音”是什么样的？木木说那就像雪糕一样甜，像夏天吹来的一阵风。通过这样一种通感式的表达，不仅让残障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身的局限，而且调动了观众的多重感知，建构出更丰满的对世界的感觉。■

## 链接 那些特殊题材的电影

### ◎《特别的你》

《特别的你》是中国首部孤独症群体纪录电影，导演翁羽通过三个孤独症家庭（12岁的程瑞、15岁的可可、19岁的王浚力）展现这一群体的困境与韧性。影片曾提名第18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，真实记录家庭陪护的艰辛与希望。

《特别的你》于4月2日国际孤独症关注日公映，引发诸多关注。

### ◎《向阳·花》

由冯小刚执导的女性刑满释放者题材的电影《向阳·花》，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从“社会边缘人”到“自我救赎者”的蜕变，探讨他们回归社会的道德审判与情感挣扎，是一部颇有力量感和冲击感的电影。冯小刚导演用锋利的现实主义笔触，借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之口，叩问社会对“罪与罚”的定义，也重新书写了属于女性的另一种“芳华”——这一次，不是青春的美好，而是生命的韧性。

### ◎《小小的我》

《小小的我》由尹露监制、杨荔钠执导，讲述一位脑瘫少年刘春和（易烊千玺饰）的成长故事，刘春和突破身体限制追求教师梦想，直面世俗偏见。影片以真实细节展现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渴望与抗争。该片于2024年11月2日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，12月27日在中国上映，获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。（杨道 辑）



《小小的我》海报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